



IH17.02
J21348

阅 览

萧马文集

第一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宴/萧马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 12

ISBN 978-7-5502-1173-5

I. ①晚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4332号

晚 宴

出 品 人: 王笑东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
责任校对: 徐 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21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1印张

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173-5

定价: 2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 录

CONTENTS

晚 宴 / 1

哨 音 / 67

梦去有痕 / 205

艺术的轮回 / 311

旅澳记逸 / 327

晚宴

楔子

上海滩有多少座钟楼，这有待地方志专家去考证。这种钟楼，上海人习惯称之为“大自鸣钟”。有的大自鸣钟已消失，但还留着口头禅上的地名。现在真正的大自鸣钟，只有外滩海关大楼和跑马厅两座。两座都上了年纪，尤其是跑马厅的钟楼，据说有近一个世纪的岁数，可谓阅尽人间沧桑。但沧海桑田里的芸芸众生常常忘记它的存在。若是大家都忽然注视它时，必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比如“一·二八”、“八·一三”或四九年的五月二十三日……

八十年代中期，并无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，上海人却对大自鸣钟颇多议论了。

有人觉得时间飞快，快得像醉鬼开汽车，横冲直闯，简直疯了，照此下去，非闯大祸不可。

有人嫌时间慢了。广东和福建都办了“特区”，牛皮哄哄地要赶上亚洲四小龙。呔！深圳、汕头算老几！弹丸之地的臭鱼码头，哪能和曾经是东方金融中心的大上海相提并论。那时候的香港都叫小香港。现今，挨着点香港的边就眼睛长在额骨头上。上头的决策人肯定搭错了根筋，居然让穿木拖鞋的广东佬先上“特别快车”，大上海反而搁

了浅。

还有人仿佛睡梦里都觉得有个幽灵，把大钟的指针倒拨了多少圈。他们破口大骂，历史倒退了！

但浑浑噩噩的凡夫俗子觉得时间压根儿没有变动。顺着拨，倒着拨，快点拨，慢点拨，大自鸣钟的拨针都始终在十二个罗马字上头兜圈子。每一刻钟的报时钟声，无非是历史老人困了，打盹儿时发出的呼噜。他们有他们的道理。比如这跑马厅的称呼，是老字号。打从五十年代起，这块地方已改名“人民广场”。但是老上海的谈吐里，总也改不过口。

至于小上海，喊了三十年的广场，现在改口为“跑马厅”却顺理成章得很。

再比如，“娘姨”这个称呼又很时兴。足见前三十年，只不过把面子翻做了里子。现在又翻转了过来。这故事不妨就从一位见多识广、博览世情的娘姨说起……

—

左邻右舍的“阿姨”们看到今天在三号张家做生活的曹菊芳居然到“自由市场”买小菜，顿时当做新闻，尤其是六号柳家的老娘姨——老老小小都喊她尤妈的那个快嘴快舌的老女人。

打从上海滩换上五星红旗，早就不作兴喊娘姨了。这称呼大有轻贱劳动大众的味道，属布尔乔亚的遗臭。改造后的称呼叫阿姨、保姆，更文明一点，称之为“劳动大姐”。尤妈不在乎那套：“我就是娘姨，

从廿五岁起就做娘姨，侍候过九家人家，还是娘姨。只要给我钞票，叫啥名字都无所谓……‘劳动大姐’又不能抬高身价，做的照样是娘姨的生活。哼！”

凭这点资格，尤妈俨然成了这一地段娘姨们的领袖，一方土地婆。居民委员会有时都要向她打听这家或那家的底细，现在的时髦话叫做信息。

老远瞥见曹菊芳，尤妈对身边两位阿姨扮了个尴尬面孔：“今朝啥节令，张家那个老不要脸的铁公鸡，居然打发他家小娘姨到这里临市面了！……”话没有讲囫囵，自己先笑弯了腰。那两位同道，稍一顿便明白了尤妈笑的理由。

果然，尤妈又提起那段她已经数落过无数遍的老话。

六十年代中期掀起的那场“运动”中，这一带住洋房的资本家，有的被扫地出门，有的硬被塞进几户红色房客。三号里的张先生是聪明人，没等红色居委会下令自己先腾空了楼房，一家四口挤进汽车间。腾出来的小洋楼，让给了一个叫曹“司令”的头头。曹“司令”在革命委员会当一个什么组的组长。尤妈在“司令”家做过几个月。

“这个姓张的下作坯，居然一大清早在水龙头上冲他晚上用的那种套子。恶形恶状，像根猪大肠，嘀里嘟噜拖有尺把长。这种男人，装穷都装馊了。”

听的二位，其实耳朵已长趺，偏还要故意问：“那种套子又不花钱呀！”“不！六几年还是要买的。不过这又值几个钱！”“嘻嘻！腻心煞了！”

这“腻心煞了”的故事，是尤妈的保留节目。她每讲一次都会从丹田里喷出一声：“哼！”接着说：“姓张的恨不能举着那套子游行呢，

表示自己从来都样样响应上头号召。计划生育呀、节约闹革命呀……都能沾上点边……给他算算看，这个老不要脸的运动来运动去从来没有吃过大亏！张公馆也从来没有伤过筋、动过骨……现在他不照样又搬回到自家的花园洋房里去了！”

“不过姓张的讨的老婆没闲话，文文静静，客客气气。听说烧的小菜一只鼎！”

“是喔！我亲眼见过张太太切肉丝，比绿豆芽还细！”

“尤妈，你嘴巴积积德吧！那是张家一月只拿几十块生活费的辰光，也难为张太太天天不缺荤腥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！张家那位太太原本是苏州大户人家的小姐。读过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。那个年头，这种大学里办一个班，专门教女人侍候男人的学问。”

“尤妈，你倒像是在张公馆做过几十年生活，样样事体都清楚。”

每听到这样的抬举，尤妈最最得意。

在她的自我感觉里，仿佛自己真成了这一带方圆十里的西太后。哪家哪户的帘子后面都设有她的宝座。

她两条淡得出奇的眉毛朝上一挑，比嘴巴说话更加传神。

小心点！管你是军机大臣，还是巨贾商绅，惹毛了我尤妈，什么底呀、渣呀全给你们抖落出来。并非只是张家的老不要脸在公共水龙头上冲洗保险套！又酸又馊的晦气事，哪家都有。

这会儿，尤妈特想探探张家小姑娘的蹊跷。平日价，这个叫曹菊芳的小姑娘很少光顾自由市场买高档货。在尤妈的记忆里，只有两次在这种场所里碰到她，两次都是张家请客：一次是请市政协的一位什么主任，一次是请张老太太的兄弟，那位张老头的小舅爷是从澳大利

亚来，咨询办什么公司的。据说，咨询结果是张老头劝他再看两年风向。这回，这张家又要请客是无疑的。尤妈只要打听一下小娘姨手捏多少张钞票，便能大致不差地估摸出客人的身价，这方面，尤妈绝对是天才。

果不其然。尤妈挨近了正在鲜鱼摊挑选一条三斤来重活鳊鱼的曹菊芳，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娘姨，无须转弯抹角，三问两问就归纳个八九不离十的谱。小娘姨腰里装着两百五十块。要不，岂敢问津二十六块钱一斤的活鳊鱼，何况菜篮子里已经装着新鲜透亮的大对虾！一斤顶多六只，二十来只虾少说也要卯一百元，尤妈不识字，只要听曹菊芳讲她东家开的菜谱，二十五张“大团结”经不住开销，这回请的准是大客人。她正想问个明白，小娘姨却先请教起这位老门槛来了。

“尤妈，张先生要我买蛤蜊！这蛤蜊是啥物事？”

这一问，把尤妈到了嘴边的话堵了回去，尤妈一生最大的兴趣有两桩：一桩是喜欢别人听她身临其境地讲东家西家昏昏晃晃的秘事隐史；另一桩便是喜欢同行们向她请教这样或那样的门槛，从坐月子的门槛到买小菜的门槛，尤其是后一种。那是只有老娘姨的地位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殊乐趣。每逢这种时刻，尤妈的神情大可比得大观园的王熙凤，一听说贾宝玉想吃“那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”，她马上能指点刻着莲蓬儿荷叶儿的汤模子藏在哪间屋的哪个柜里。

此刻，尤妈已把打听张家请谁的话儿搁在一边。她拍拍曹菊芳的肩膀：“阿芳姑娘，这蛤蜊嘛，是总称。档次的上落推扳大咧，你千万不能买歪歪肉，弄不好壳里藏着蚂蝗。照你们东家今天的排场，一定是高档货色。宁波人挖蛎黄的牡蛎，味道鲜得来眉毛都能脱掉。要不，买几斤蛏子……”其实，这回她一时讲不囫圇了。这有点塌台。偏偏张家的小娘姨还缠着不放：“尤妈！到底是牡蛎还是蛏子……”

尤妈啐了一口：“呸！反正你挑贵的买，一分价钱一分货色。”说着便挽起同伴的臂膀，转悠到别处去了。

事后，尤妈懊恼了大半天，因为这蛤蜊，竟没顾上打听张家今天到底请的是什么客人。

二

为了把那套几乎三十年未用过的英国细瓷餐具找出来，史韵已经浑身酸疼。尤其是那八个专门吃蛤蜊用的盘。她几乎忘了家里还有这套古怪的吃饭家什。

幸亏丈夫是仔细人。他记得这些玩意儿都装在第十四号木箱里。那些木箱都是他自己编号并贴上封条的，正是那场“运动”的初期。

事情已隔二十年，张先生的记性一点也不差。几只大木箱在地下室，十来只小木箱在壁橱里。装瓷器的几只箱子压在最底下，居然完好无损。专门吃蛤蜊的瓷盘镶着一圈缕银宽边。上面有比照蛤蜊形状压出来的十二个坑洼。张先生捧着那摞瓷盘，朝太太道：“看你！连自己的嫁妆都记不得了，真是……”

是“真是！”。史韵已经懒得睹物思旧。明年，她满整六十。翻箱倒柜已累得她筋疲力尽。她软瘫瘫地朝沙发里一埋，只想喝一口碧螺春。老家前几天才送来一罐明前新茶，茶叶罐就在墙角小柜上，但她连欠欠身的劲都没有。她满可以吩咐丈夫：“仲轩，给我泡杯茶……”但是几十年来都没有开过这个先例。女人天生应该侍候男人。史家不算古旧的大家族，但从她的祖母、外婆起都这么做；她的母亲、姑妈、

舅妈也都这么做，何况她还读过东吴大学家政系。洋派女子里有一派和中国的古训何其相似乃尔！不同者是缠小脚的外婆、母亲这几辈女人，只能在二门内尽妻子侍候丈夫的责任，而在洋学堂学过家政的史韵，还需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表现贤妻良母才能。比如，她必须学会烧几只地道的、叫得出名堂的小菜。西风东渐，她还会应付几手西餐。法式餐里的烙蛤蜊，就是史韵的“毕业论文”。这种论文，并没有登上学报，却经过不少到过巴黎的行家的舌头评定：“张太太这只菜崭！红房子的大师傅到你这里只能当下手……”每个人都有一段风华正茂的回忆。史韵——虽然在五星旗下他们夫妻约法三章，对内对外决不以老爷太太相称——一生最灿烂的时令，是和“一个文明能干的漂亮太太”这种社会舆论相联系的。这便是她的事业。她非常得意自己的父亲想到在她的嫁奁里放进了这套英国瓷器，致使她成为张家少奶奶之后，喜欢摆阔气的公公，隔三岔五就要媳妇在宾朋面前露一手。烙蛤蜊端上桌，史韵赛过一个开罢个人画展的艺术家。可不！那决不亚于一件美妙的艺术品。十二只蛤蜊，掀开半只壳，像十二只蝴蝶，围着一簇花，而所有的客人都围着张家少奶奶。她照例微微一笑，细声细气地连连说：“怠慢、怠慢……”作为一个太太的事业，这不算黄金时代又算什么！要晓得，能参加这类家宴的客人，那些董事长、总经理和企业家们的舌头，都是尝过龙肝凤胆的。推扳点的手艺，会被他们在背后讲一辈子。这些老爷先生回去之后一定会对他们的夫人讲：“人家张仲轩的太太……啧啧……”这声啧啧，自然会引出别的太太们的醋劲。但张太太的贤淑无可挑剔，风雅而不风骚，决染不上桃色新闻，能听到别的夫人几句酸溜溜的话，未始不像听男人们的喝彩。这也是太太这门事业的一种独到的享受。

尽管现在的张太太无意怀旧，但是张先生手里一只只拭抹得晶亮的镶银瓷盘，却像一面面镜子，照亮了女主人曾经有过的容光焕发的年华。

瓷盘已经尘封了三分之一世纪。确切地说，打从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起，它们就被打入冷宫。这幢奶白色的花园洋房，因为它的主人——张仲轩的父亲有过“偷税漏税”和“行贿”的牵连，运动中被吓得中风之后，早已门庭冷落。那时候，资本家们都不敢摆开阵势斗富比阔，因此也不敢竞相炫耀各自家里的太太或名厨的拿手好戏。张太太的烙蛤蜊和浓汁牛排，还有什么奶油鸡茸汤之类的保留节目，只好保留在那些常到张老先生家做客的老饕们的唾津里。公私合营之后，资本家大都成了吃定息的寓公。寓公里的洋派人，不屑与引壶卖浆之流在一国粹茶馆里为伍，便三五相约，在西餐馆里消磨辰光。东有“德大”，西有“凯瑟琳”。火车座式的大皮沙发中，有他们固定的位置，一壶牛奶红茶能打发三个钟头。言谈中常常感叹栗子蛋糕掺假、铁扒鸡太硬，至于烙蛤蜊，只有“红房子”凑合。但这蛤蜊，岂能和张太太的相比！那是什么成色！掀开半只壳，黄澄澄的蛤蜊油，欲滴未滴。烙者，就讲究烤箱里火候，欠一分太生，过一分太老，要这么一吮、一嚼，嫩得入口便化。山珍海味，真正停留在味觉神经的时间，顶多几分钟。而这几分钟，居然也能像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小说，像李白和杜甫的诗，永垂不朽！

这种出自内行的肺腑之言，常常传到史韵耳里。她倒也动过恻隐之心，把那几个馋鬼请过来过过瘾吧，有何难哉！就像齐白石画虾子，大笔一挥，跃然纸上。她有时暗暗好笑：我只不过在西餐里掺进了点中国作料，如此而已。每当有这个念头时，张先生连忙摆手：“侬昏

了头哉！现在这局势还堂而皇之请这班爷叔来，派出所要疑心三号张家是礼拜五俱乐部咧！……勿能！勿能！”张太太当然点点头：“那也便当！我告诉他们怎么做法。”张先生更加紧张，几乎要捂住太太的嘴：“保密！保密！哪能随便泄露依的配方……阿拉小爷叔在美国留学的辰光，就靠每礼拜做十几客鱼赚外国人钞票，读完了四年大学……其实那做法不过把西湖醋鱼稍许变个名堂罢了……这一手，叫专利，将来总会派上用场。”

哼！派上用场！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连主人都忘记那套瓷器在哪里搁着了。

现在，张先生忽然下定决心翻箱倒柜，真要派它用场，史韵已兴趣索然。她甚至希望小保姆没有买到蛤蚧。这原因，她一时讲不清楚，有点像早已告别舞台的演员，硬被拽着重新登台，生怕一开口就倒了嗓子。但细琢磨，也并非如此。

张太太终于从沙发上竖起酸疼的腰，给丈夫和自己泡了两杯碧螺春。

呷了两口茶，她精神了点，看着在眼前忙忙叨叨的小老头，也不如刚才那模糊。她肯定头昏目眩了一阵子。

这就是她的丈夫，厮守了三十又八年的丈夫。他现在已经谢顶，只有稀稀疏疏几根头发，但梳得伏贴。这男人，每天在梳妆台前花的工夫不比女人少——这是她嫁到张府之后就有的印象。

史韵和张仲轩的结合是中国式的媒妁之言加上西洋式结婚礼仪。

她未尝没有过少女时代对爱情的幻想和憧憬。像她那样的娘家，媒人联姻理所当然。这种婚姻并非都是悲剧——至少史韵在大学读书时这样想——就在她家乡苏州，不就有个才子沈复和他的佳人沈芸，那本写在三百年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看得史韵神魂颠倒。她梦想未来

的丈夫或者自己也能有一篇《闺房记乐》。但是没有。打从她和他共同生活之后，闺房里的文具比之沈复阔多了，可惜在张仲轩的派克金笔笔尖下记叙的，除了账目还是账目，从结婚的礼仪账到日常中的青菜豆腐流水账。真是数十年如一日。干巴巴的几块几角几分加上粮票的几斤几两几钱。全中国，唯独上海滩发行过五钱面值的粮票，恐怕就是专门为张仲轩之辈记账用的。

她未尝没有西方小说里描写的那种爱情的遐想。大家闺秀和名门望族联姻的故事，在外国名著里比比皆是。她当然不敢也不会去模仿安娜·卡列妮娜，断然抛弃只会算账的丈夫，去为一个从马上掉下来的渥伦斯基一惊一乍——说实话，在她周围还没有见到那样的骑士——但也能培养出像安德列和娜塔莎那样的爱情呀！可惜也没有。她的这个男人，接吻时嘴巴也噘得像个铜钱眼儿。

就说玩吧，他也没有陪她玩痛快过。刚结婚时，上海滩上哪样没有？跑马厅、跑狗场、跳舞厅、弹子房，随便哪里，开部汽车去就是。何况还有这家那家的派对（Party）。史韵又不是上不了台面的夫人。论相貌，论风度，都能叫一圈男人围着转。可惜，他带着她，或者她拉着他，到哪里都坐不满一个钟头，那样子就像家里被强盗抢了，立时三刻得赶回去看个究竟。

那么，吃喝总可以吧！夫人的烹调艺术能博满堂彩，还不作兴天天变着花样在闺房里侍候丈夫？却更加扫兴！刚端上一盅燕窝鸽蛋，男人便先问：“这开销算老头子的还是吾侬自家的？……”唉！还有什么味道！

张仲轩完全不像他父亲张达圣。那是个赚起钱来不要命、花起钱来也不要命的角色。史韵把做太太作为一门事业、一门艺术来研究的

功夫，与其说是丈夫还不如说是公公一手造就的。张达圣为儿媳妇在社交界搭台。媳妇也给张家老小扎足台型。多少次交易就是在客人用餐巾抹抹嘴边的蛤蜊油之后拍板成交的。而史韵，又何止烹调艺术！公公还常常叫儿媳妇在饭后弹几支钢琴曲。她的钢琴很整脚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！公公只是需要展示一位张家未来的主妇，贤淑而又风雅。这钢琴和她，都不过是这幢落成于四十年代中期的洋楼里的摆设，如同壁炉架上那件看起来像是古董的大花瓶。至于那些听众有几个晓得《少女的祈祷》或《土耳其进行曲》中漏弹了几个小节！

史家大小姐是张家的一颗爵徽。这点虚荣使她在最幻想爱情的年华被爱情冷落在一边。过了这一段，也无所谓爱不爱，只剩下居家过日子的事了。她对得起这个爵徽，和张仲轩生了个儿子，八年之后，又添了个女儿。

她又望望身边忙忙叨叨的丈夫……

这个男人，年轻时不算难看。并非完全借助于在梳妆台前的工夫。他不属于须眉丈夫一类，也够不上小白脸。他确实规矩，从不寻花问柳，即使和别的女人跳舞，也绝对保持绅士式的距离。女人们也和他保持相应距离，不是怕张太太吃醋，从眉梢眼角的表情看得出来：这种男人乏味。

男人们对张仲轩评价大不同了。

人家说他比老子还要精明。老子精在皮肉，儿子精在骨子。四九年换朝更代。军代表到张家办的纱厂解决劳资纠纷，要不是张达圣介绍，人家决不会把这位一身卡其布“人民装”的小伙子当做小老板，以为他是会计科一名小职员。有时，他也轧在职工淘里排队，和别人一道吃食堂的糙米饭。